

砚之思

□林津津



某形砚石砚(唐)

曾巩抄手砚(宋)

一方抄手砚，静静地卧在书案的一角。书房的简案靠着两扇老旧的窗扉，窗外的竹枝横斜着探进来。阳光挥洒，清瘦的叶影漫上桌面，爬上砚的一角，又随着天光的消逝，悄然隐淡于桌面的老漆斑驳里。

宋代抄手砚是简静的幽士，它的坐落之地，都化作烟涛微茫、闲散萧疏的宋代山水。冲淡虚灵的天地里，可渔樵耕读，也可澄怀观道。砚于其中，形如曹衣，神似吴带，崇尚自然的文人气散漫弥纶，这与宋代砚式的素雅尚意不无关系。说起砚式，盛唐的雍容华贵，孕育了张扬奔放、淳朴粗犷的箕形砚，其形如箕，亦如斧钺，前低后高，尾部抬起，又似燕子回环飞行。飞到了宋人的眼里，便收敛身形，风骨峭拔、气韵冷峻，成了宋一、宋二、宋三式抄手和支履砚式。

我书斋里的这方盈掌旧抄，为南宋制式，蝉头池，砚边纤巧，覆手拱形，形虽小巧，却显现浑厚的大气象，使人不得不遐想到数百年前成砚时的琢磨：在昏黄的灯影下，砚师摇头端

游走，刻刀爽利地划过砚面，“哧”的一声又一声，石屑飞动，明晃的刀柄在空中流动旋转，沉浸于静夜的旋律之中。不知其时所想，是方寸毫厘，还是家国天下，抑或是天地孤迥的寂寞与沉默……

悠然斑驳的岁月，于砚上留下的痕迹，是砚边的几处磕碰、古人取用的墨迹残存、隐藏褶皱里的尘埃以及石质的氧化失色，使砚沉稳温和。水孟取水，滴水入砚。苍灰的砚石显露黝黑的本质，如渺无星光的暗夜，冷冽幽邃。石上白纹肌理使人想到荒野里随风摇曳的芦苇，似有悠悠空翠在响动，狂野疏凉；但变换角度，砚面又透着月辉的莹泽。为砚的黑石是建州石，北宋时期也称为“凤味石”。

说起凤味，要追溯到北宋熙宁五年(1072年)。国子监博士王颐始以为砚，砚后来赠予了东坡，“苏子一见名凤味，坐令龙尾羞牛后”，凤味石由此得名。依苏子传世的砚铭，凤味石为建州(今福建建瓯)北苑凤凰山下所产，因所产不丰，时人以南剑州的黯淡滩石乱其真。北宋杜绾则在《云林石谱》中称“南剑州黯淡滩出石，质深青黑而光滑，扣之有声，作研发墨宜笔。土人琢治为香炉诸器，极精致。东坡所云‘凤味研’是也。”与苏子言论相悖。曾于福建为官的叶梦得也慕名求访过凤味石，未果，草草将其定为黯淡滩石。

至今，凤味究竟为何? 仍无定论。普遍认为，石色黝黑、质理莹泽的建州石为凤味石。凤味在历史上的昙花一现，不断引发人们的遐想和探索，这是比谜底更具魅力的地方。北宋时期同是凤凰山出产的御贡——龙凤团茶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已销声匿迹；凤味砚却穿越了千年岁月，在今日浮尘斑驳的身影。对时空的超越，凝练着人们对永恒感的追求，却也于时日的剥蚀里记录着人世的苦短与梦幻，使人嗅到历史的幽远与苍茫。凤味砚的一现，无疑是自带芬芳的。

某日午后，天光在薄薄的雾气里滤过，云山淡泊。我于书斋窗边啜一杯武夷岩茶，砚以倾斜的角度反射着金属的光泽，并在身后印出一道影子，幽玄与光感同集于一处。那一刻我震住了。书斋暗了下来，草木失去了色彩，木头也有了腐朽的迹象，了无声响。这枯寂的境界，使我突然想起了美学中的“侘寂”。谷崎润一郎在随笔《阴翳礼赞》中描述的“在物与物之间所形成的阴翳的波纹以及明暗之中存在”的美，也是一种消瘦黯淡、古香古色、具有质感

的代名词。手工拉取的胚痕，毫无规律地从胚土中爆出的晶莹沙粒，釉面缺失形成的虫洞，都尽情地附着在器物的里外。哪怕施釉也是轻柔一抹，釉水流淌，薄厚不一，却韵致天成。在烈火的灼烧下，釉面碎裂成了细密的冰裂纹，如支离破碎的镜面空间，斑驳、消沉、晦暗，成了菽的基调。泥土的气息借由裂隙丝丝缕缕地爬了上来，使人一下子想到了茶汤的滋

味，陷入了忘我的境界，如同听着沙挑咚咚的水沸声而在耳边泛起阵阵松风。

友人的茶室设在某个山丘的半山腰，似是可观松涛的地方。步行而上，以木石为之的低矮小楼，需得绕过短促的小廊和片方的小院。廊子虽短促，旧式窗棂空间里却绽放着零星的小花，清和雅致。小院片方，有沙水鱼塘、草木佳石，天光在垂帘里改变着颜色。茶室在里屋，全屋的光线尽靠一门两窗，木窗子开一尺见方，上悬小铃，下为壁橱置物。清早阳光透过方孔斜射在下方的一盆水晶上，光影迷离。屋中案席是石长条，有着幽抑冷色。在其间泡茶，用的是菽烧宝瓶、瓷杯小碗，红泥炉上白泥壶咚咚作响，木炭取火，蒲扇添风。陋瓷可随手从柜里取出赏玩，轻柔的黑白色调和菽烧的粗犷斑驳，使人一下子静溢起来。

友人道：“从菽烧的外形，便可想到手制人的拉胚和手捏的情景，有如亲见。”是的，菽烧的制作依靠手指的捏取成型，全凭指尖的触感和制作时的生命状态，常在一个圆满的器物上按一个指印的凹陷，或在流畅的边缘不经意间捏出小缺口。有意造就的器物的残缺，透露着禅思和理趣。就像熏醉于春日的生机勃勃和草木葱茏，却不忽略病树的老朽破败。哪怕仲秋皎洁月色里，也还附着着斑斑影影。生命状态的不圆满，时常缺憾，是菽烧的表现内容，也是菽烧制作者的人生感悟。感悟不同，呈现也就不同。生命与自然融为一体，锤炼技艺的同时也将自然、生命熔炼其中，当是多么的执着和诗意。

茶汤是菽烧茶碗的最佳伴侣，如秋晚日落光色的汤水，经过菽烧的毛孔，发汗一般渗出器物的表面，在杯底渗出一圈的水渍，甚至从如虫洞之肌理中喷涌激注而出，已经跳脱出单纯的盛汤器物和简单的喝茶斟酌了。是惊叹、指腹的触感、视觉的冲击和偶然天成的际遇合并，荡起一种独特的时光体验。而菽烧茶碗在络络的屋漏痕中逐渐衰老、枯萎，消瘦成一个老僧，僧衲伛偻，从浑圆里超脱出来。这感觉就像于友人的茶室里喝茶，微风透过窗子，撞在黑铁风铃上。一声脆响，余音的尾巴卷走人的思绪，一瞬间，空气中的尘埃也都愣住了。

我的书斋没有风铃，没有帘子，也不曾有瓦雀行于书案和落花飘落砚池，仅有一扇明窗。抄手砚和菽烧的茶碗共置案上，常得“古墨半淹评砚谱，新泉初沸补茶经”。当茶汤浸过菽烧，清水没过砚池，生活也就明朗起来。老砚的斑驳残损以及菽烧的老旧都在告诉我：生命有缺，至味当下。

采莲曲(外一首)

□赵克红

风声穿过清远
荷花正在水面上沉睡
幽香在采莲人的生命里扎根
时光织成的锦绣荷塘
孕育着新的梦境
一滴水缠绕的名字，在鳞次栉比的诗句里
剪裁着水乡的风韵
浩荡的字词，记录下流水与虫鸣的互译
池塘里升起的民谣，加深了荷叶的色彩
在船屋之上，我想起
多年前的早晨，荷花珍藏的清露
一如星光，刻在我的心灵之上

油岭瑶寨

千年的笔法和古意，在油岭瑶寨
任意挥洒，积墨的光阴中
烟火与流水不息
飘扬的歌声蕴含着清远的历史
松风喧闹，竹叶婆娑
摩崖石刻隐匿禅语
浓墨重彩的画卷，讲述
人世的沧桑与深刻
一只白鹤在云霄中闪动
如溶洞里的一块石头
获得了生命

惊蛰(外一首)

□华海

一声春雷，惊醒冬眠于地下的声音
雨滴从天上落下来
亮晶晶的小虫儿从草地爬到线装书上
它是一个农历节气的名字

惊醒我的雷声，带着家乡口音
我还听出草芽、竹笋钻出泥土的欢叫
一首诗在桃花上放开喉咙
今夜还有谁听到?

过山瑶

龙犬，是犬附体于龙
还是龙化身于犬?
在瑶山的记忆和膜拜中虚幻又真实
龙犬送来神秘谷物的种子
用一片叶芽拯救漂洋过海的族人
他是始祖，是盘王，也是万里迁徙的旅伴

他是神灵，是猎手，也是歌堂上燃烧的火焰
日月在上，游耕游猎游居的族人
漂泊的魂，于空中云雾里湿润，落地为雨
一山又一山，一岭又一岭，哪片土地是瑶家?
不离不弃的龙犬，是瑶人谦卑的一员
也是飞升于过山榜、牛角号、长鼓舞的图腾
歌王唐龙，你张开嘴巴，却从九重天外
传来令人血脉偾张的神秘声音

禾雀花

□唐德亮

禾雀花系清远市的市花。

——题记

被春风爱抚之后
这些长在青藤上的精灵
便一个个地苏醒了
白色的，或粉红的花骨朵
在欲开欲闭的嘴唇之间
透露了孕育一冬的心事
一些美丽而幸福的秘密
不经意间，就被风儿四处传播
它们喜欢抱团，与春嬉闹
也喜欢结对，像不离不弃的恋人
我知道，它们想飞
在梦中飞行了千万里
但又眷恋这方美丽的山水
今日，在阳光下
它们再度走进众人的目光
那素洁的思想
芬芳的灵魂
像一段彩色的梦
一行透明的诗
袅娜地，飘进
时光的内心里

北江之春

□优伦

一江春水
柳枝摇曳群峰投影
樱花打开小鸟的胸腔
唤醒一重山水两岸春潮
叫声聪慧韵律悠扬
似文人墨客的婉约与豪放
时光从宇宙深处而来
回放唐诗宋词吟诵云霞
神迹显现
一江春水
在沉静中痴狂

似一本书 一幅画
在浩瀚的烟波中徜徉
向着红花绿草
诗意盈满 韵致铿锵
表达对一条江的爱意
书写在充满活力的道上

赏青山(外一首)

□曾新友

青山敞开的庭院
设置小桥流水
组合鸟语虫鸣
在花开的路径
舞动纷飞的蝶影

一帘瀑布
调节自己的嗓门
冲刷尘埃的干劲
心情激越沸腾

天上摆出的白玉盘
给寂静装上一夜的温馨
清晨的花露水
晶莹昨晚的梦

望南岭飞瀑

老鹰巡视的翅膀扇动晨昏
光的射线
从山顶沐向身心

瀑布激情清洗红尘
陡峭中摔打
用重塑自己的胆魄再度重生

跳台的舞蹈
坚守奋进的灵魂
锤炼过的韧劲
助长处世的雄风

往事留在深山丛林
源头开篇
起程向远
活跃的思路开阔胸襟

翠竹

□刘晓虹

连绵的翠竹 你是这山的精灵

云朵是你的发卡
彩霞是你头上的绸带
清风送爽时享受你的清凉和快感
我的双眼忙不过来为你照相
缥缈的雾岚在山峰游移
你青翠的身段向云间高昂
你破土时就有一股向上的力量

五彩云霞亲吻着北山古道
与翠竹年年岁岁相伴不弃
一族簇虚心的劲竹与天相融
风吹时你又摇曳飘逸的衣裳
林海涌绿浪 悠然漫无边
四季青翠的活力
稳稳当当吸引过往的眼帘

蜻蜓

□邓维善

在水中成长
在天空飞翔
谁能像你一样特别

漫长的蛰伏
只为在蓝天里翱翔
谁能像你一样坚定

一只微小的虫子
蜕变出一双翅膀
需要多么大的勇气

睁眼看世界
大眼藏着小眼
小眼复生微眼

激扬的生命
在天地中飞行
在河流中点水

千年瑶寨

□白楼

在烟雾缭绕的峰林里

遇见一座千年瑶寨

青砖瓦房连成一片
诉说古老的岁月
沿着依山而上的青石板台阶
走进一间旧房子

我在阳台眺望远处的山峰
万山朝王，托举太阳
阳光在瓦片上停留
屋檐下，一排红灯笼在风中摇曳

夜幕降临，点燃篝火
莎么妹和阿哥手牵着手
围着篝火，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
长鼓咚咚响起，瑶寨的夜晚
被欢乐的时光充盈

茶乡情歌

□邹天顺

当春风把雨的内涵扩展
遍地山冈便不停地酝酿
一种深情的意蕴
让时代的汉子们
唱起了《春天的故事》

当岁月变绿
微风就笑着走来
浓浓的春意和无限的遐想
挤满了茶妹子们的青春情怀
所有的理想与追求
全爬满嫩叶的枝头
于是，她们用纤细手追逐时光
用父辈的希望期待明天
用茶一般的醉意迎接希望

春风的别称本来就是绿意
茶乡却总想把绿意独揽

茶乡依然四季醇美
犹如人们呷在嘴里的茶梗
越嚼越有味
越品越甜香

生态文明 绿美清远

广东省清远市清远诗社